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6.007

张谷若译莎士比亚长诗 《维纳斯与阿都尼》的语言特色

尹衍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语言华丽,修辞繁复,风格优雅。翻译家张谷若坚持“地道”的翻译原则,充分运用汉语诗歌的手段,译诗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他运用同音、行内韵和尾韵等语音手段,大量使用双声词、叠韵词以及叠词等。他根据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情感的变化,使用响亮程度不同的汉语词曲韵辙,使译诗音声高低相和,富有节奏和韵味。他使用“以文绘画”的手法,通过具体化和增译等技巧,使译诗在故事叙事、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动作描写、心理刻画等方面都细腻、真实、生动、传神。译诗紧紧围绕形象构建选取词义,前后呼应,语义连贯。研究张谷若译诗,无论是对张谷若翻译研究,还是对莎士比亚翻译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补充和拓展。

关键词: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张谷若;翻译;语言特色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6-0043-08

一、引言

张谷若先生(1903—1994)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被称为“中国翻译界的楷模”^{[1]xvi}。他翻译的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等英国作家的经典小说,以及他提出的“地道”翻译原则历来受到了广泛关注。他的译作被国内很多翻译教材选为经典案例,有关其翻译和翻译思想的研究数量可观,而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却较少受到关注。虽然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者常常引用张译(如诸燮清^{[2]63-75}、王佐良^{[3]103}、张泗洋^{[4]160-184}、蒋显璟^[5]),但对其译诗翻译本身的研究少之又少,迄今所见一是张谷若的女儿张玲女士,她在《我心中的翻译家父亲》中评论张谷若翻译使用古汉语的情况时,提到了《维纳斯和阿都尼》卷首的致词^{[1]21}。二是熊辉的论文《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都尼斯〉在中国的翻译》,梳理了该诗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认为张谷若翻译该诗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增补和影响非同一般,其译文

语言显示出典雅的特征,至今仍被译界称道^[6]。另有苏福忠在《莎士比亚诗歌全集》代前言中比较了张谷若和梁实秋的译文,指出了两个译文的不当之处^{[7]1-29}。

《维纳斯与阿都尼》(*Venus and Adonis*)是莎士比亚的第一首长诗。诗集于1593年出版后,风行一时,不仅在当时为诗人赢得了赞誉,历代学者也给予重视和评议。张谷若先生的译本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署名“朱生豪等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

《维纳斯与阿都尼》原诗语言华丽,修辞繁复,风格优雅。以下从音韵、形式和语义三个维度分析张谷若翻译的长诗的语言特色。

二、音韵:高低相和

《维纳斯与阿都尼》全诗1194行,分为199节,每节为6行,押韵方式是ABABCC。在处理韵式方面,国内比较重要的译本选择不同,如方平译本和梁实秋译本都尝试使用接近原诗的ABABCC韵式,曹明伦译本采用了中国读者所熟识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配韵方法。张译没有

收稿日期:2023-07-26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宣翻译应对策略研究”(2021WZC006)

作者简介:尹衍桐(1970—),男,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按照原诗的押韵方式,而是每节六行同押一韵。在很多诗节中,不仅每行押同一尾韵,而且其中有四行,甚至全部六行[如例(2)所引161诗节]同时做到行内和行尾同押一韵。

此外,莎士比亚擅长使用同音、头韵、腹韵等语音修辞手段,这些手段不能完全在译文中保留。张译充分利用汉语语言的语音手段,包括同音、行内韵和尾韵,双声和叠韵词等等,试图达到同样的音乐效果。例如:

(1) It shall be fickle, false and full of fraud;

Bud and be blasted in a breathing-while;^{[8]1206}

...

它永要负心薄倖、反复无常、杨花水性;

要在萌芽时,就一瞬间受摧残而雕(编者注:应为“凋”)零;^{[9]422}

.....

第一诗行中,连续出现四个/f/音开头的词,第二行连续出现四个/b/音开头的词,都形成头韵辞格。张译在第一行同样使用多个含有[f]音的字,如“负”“反”“复”,而且使用行内押韵,以及双声词“反复”等,第二行使用行内韵和双声词“摧残”等。

再比如第161诗节:

(2) O, how her eyes and tears did lend and borrow!

Her eyes *seen* in the tears, tears in her eye;

Both crystals, where they view'd each other's sorrow, —

Sorrow that friendly *sighs* sought still to dry;

But like a *stormy* day, now wind, now rain,

Sighs dry her cheeks, tears make them wet again.^{[8]1204}

看,她的泪和眼,你取我与,恐后争先:

泪从眼里晶莹落,眼又在泪里玲珑现,

同晶莹,两映掩,互相看着彼此的愁颜。

同情的叹息就把眼泪、泪眼,轻拂慢撮。

但像风雨交加之日,风吹不停,雨下

不完,

因此,双颊刚被叹息吹干,随即泪痕阑干。^{[9]413}

原诗整个诗节中/s/音反复出现,特别是第四行中连续出现四次,形成头韵,这些词因而前景化,刻画维纳斯以为阿都尼已死而伤心绝望、泪流满面的样子。从语音上来看,译诗首先使用了汉语戏曲和诗词的言前辙(先、现、颜、撮、完、干),而且有些诗行同押尾韵和行内韵,如第1、3、4和第6行。这种韵辙发音响亮,表现了维纳斯极度悲伤的激烈情绪。特别是在第3行和第4行,使用多个含有“[y]”音的字,如“莹、映、掩、颜、眼”等等,和含有“[an]”音的字,包括“掩、看、叹、眼、慢、撮”等。此外,使用多个双声词,如“玲珑”“映掩”,以及叠韵词,如“晶莹、彼此、慢撮、阑干”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选择各诗节的韵辙时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考虑到了韵辙的文体功能和效果。譬如,相比于维纳斯的主动、激情,阿都尼则被动、阴柔,因此,译诗在描写维纳斯时,主要使用发音响亮的韵辙,描写阿都尼的诗节,则较多使用发音不响亮的韵辙。但是,在描写维纳斯或激情、或柔情、或委屈、或伤心的不同情感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响亮程度不同的韵辙。例如:从第3诗节到第6诗节,描写维纳斯见到阿都尼后主动求爱,把他从马上揪下来,分别使用了花发辙、人辰辙、江阳辙和中东辙。这些韵辙发音响亮,与维纳斯的激情四射、猛烈动作相吻合。以第6诗节为例:

(3) With this she seizeth on his sweating palm,

The precedent of pith and livelihood,
And, trembling in her passion, calls it balm,

Earth's sovereign salve to do a goddess good;

Being so enraged, desire doth lend her force

Courageously to pluck him from his horse.^{[8]1195}

她这样讲,并捉住他汗津津的手不放。“汗津津的”表示他精力充沛、血气盛旺。

风情激得她颤声叫这汗是玉液琼浆,

世上给女神治相思的灵药,数它

最强。

爱焰给了她一股力量,弄得她如痴如狂,
叫她勇气勃勃地,把他从马上揪到地上。^{[9]368}

这一节押韵使用江阳辙(讲、放、旺、浆、强、狂、上),发音洪亮,突出维纳斯的激情。而在维纳斯向阿都尼表示柔情的时候,如第8诗节,维纳斯抚摸阿都尼,吻着阿都尼,并断断续续说着情话,该节使用怀来辙(排、挨、腮、塞、来、开),发音柔和;在13诗节,维纳斯向阿都尼苦诉衷怀,同样使用怀来辙(怀、白、耐、白、爱、开)。再比如,在诗的后半段,维纳斯见到口吐白沫、满嘴血污的野猪,以为阿都尼已经死去,她向死神抱怨,说到伤心处,像绝望的人,悲不自胜,译诗在160诗节使用中东辙(胜、拢、涌、停、冲、猛),以及上引161诗节使用言前辙,与维纳斯无尽伤悼、感情齐涌的情感状态相吻合。

同样,在描写阿都尼的时候,虽然阿都尼的性格比较阴柔,但是在一些表达强烈情绪的诗节中,译诗使用了音响响亮的韵辙。例如第64诗节:

(4) 'For shame,' he cries, 'let go,
and let me go;

My day's delight is past, my horse is gone,

And 'tis your fault I am bereft
him so:

I pray you hence, and leave me here
alone;

For all my mind, my thought, my
busy care

Is how to get my palfrey from the
mare. '^{[8]1198}

“你要点脸,”他喊道,“快放开手,别再纠缠。

我这一天的乐事,算是全完。马也不见。

都是你,闹得我和马,两下里都不照面;

我说,你走开,单留下我在这儿想一番。

因为我一心一意、满头满脑、急忙地盘算,

都想要叫我那匹骏马从骡马那儿

回转。”^{[9]385}

阿都尼的马跟着树林里的骡马跑了,阿都尼气得坐在地上,维纳斯认为是一个求爱的好时机,于是跪在他面前,满眼含情,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而阿都尼本来正在生气,又对维纳斯的求爱满眼含嗔,又鄙视,所引诗节中阿都尼斥责维纳斯,情绪激动,张译不仅使用了“你要点脸”这样语气强烈的词语,而且语音上使用发音响亮的言前辙(脸、缠、完、见、面、番、算、转)。

张译通过使用这些响亮程度不同的韵辙,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情感的变化,使诗歌读起来音声高低相和。

张译在语音上的另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叠词。从形式来看,涵盖了汉语的各种形式的叠词,既有构形类,也有构词类。从结构上来看,主要是AA、ABB、AAB、AABB等各种形式的词。从词性上来看,既有动词、形容词、副词,也有象声词、数量词等等,但主要的是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其中动词和副词主要描写和修饰人物的动作,形容词则或写景状物,或刻画人物形象。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张译一方面把原诗中的一些形容词、动词及词组等译为汉语的叠词,原诗中有象声词的地方,也使用叠字来译,起到摹声的效果。例如下面几例:

(5) He now obeys, and now no more
resisteth,^{[8]1200}

...

所以他现在伏伏贴贴(编者注:应为“帖帖”),不抵抗,也不逃遁。^{[9]394}

.....

(6) And all this dumb-play had his
acts made plain^{[8]1198}

...

这一出哑剧,一幕一幕地演得分分明明;^{[9]384}

.....

(7) To whom she speaks, and he re-
plies with howling.^{[8]1203}

她问它话,它只呜呜狂吠长嗥,作为回报。^{[9]411}

另一方面,增添了很多叠词,用来描写人物动作,刻画人物形态,或者增强写景状物的效果。例如,阿都尼“救”维纳斯的第80诗节:

(8) He wrings her nose, he strikes

her on the cheeks,

He bends her fingers, holds her
pulses hard,

He chafes her lips; a thousand ways
he seeks

To mend the hurt that his unkindness
marr'd;

He kisses her; and she, by her good
will,

Will never rise, so he will kiss her
still.^{[8]1199}

他轻轻弯她的手指,使劲按她的
脉息,

他微微拍她的两腮,慢慢搓她的
鼻子,

轻轻揉她的嘴唇:总之想尽千方
百计,

要把他的狠心给她的创伤医疗
救治。

他吻她。她呢,一见大喜,就乐得将
计就计,

老老实实地躺在那儿,好叫他吻个
不止。^{[9]390}

维纳斯假装晕倒,善良、单纯的阿都尼马上开始救维纳斯,原诗中使用了一系列的动词描写阿都尼拯救维纳斯的动作和过程。张译不仅使用了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而且增加了副词来修饰,尤其是多个叠词副词的使用,把阿都尼救维纳斯的过程描写得更加细腻生动,增强了描写的效果。

张译中增加的叠词主要以形容词和副词为主,另外,有些诗行中还使用多个叠词,甚至联用叠词。例如:

(9) Shall cool the heat of this de-
scending sun:^{[8]1197}

把要西去的红日,搨得清冷冷,凉
森森。^{[9]376}

(10) O what a sight it was, wistly
to view

How she came stealing to the
wayward boy!^{[8]1198}

留心细看她那样匆匆忙忙,悄悄
冥冥,

去就那顽梗任性的孩童,真是一
奇景。^{[9]383}

例(9)中联用两个叠词“清冷冷”“凉森森”来翻译“cool the heat”,例(10)中,将两句诗行重新组合,联用“匆匆忙忙,悄悄冥冥”,刻画了维纳斯走向阿都尼的形态。

除此之外,张译中还有特殊的叠词形式:

(11) 'Ay me!' she cries, and twenty
times, 'Woe, woe!'

And twenty echoes twenty times
cry so.^{[8]1203}

她发了几声唉唉,又说了二十声痛
痛痛,

于是二十倍的二十声痛痛痛,和她
呼应。^{[9]407}

此例中使用了中国古典词曲中的“AAA”叠词形式,“痛痛痛”与数字“二十声”连用,来表示维纳斯十分痛心。

大量叠词的使用,不仅增强了环境描写、人物形象刻画的效果,更创造了语言的音律美,使译诗富有节奏和韵味。

三、形式:以文绘画

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柯尔律治在《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中,推崇莎士比亚的诗才:“在文字的可能范围内追求文字的绘画性——而在文字的绘画性这一成就上,也许其他的诗人从没有达到过这样高超的境界,就连但丁也不能除外……”^{[10]8}在形式方面,张译最典型的特征也是使用“以文绘画”的手法。在为黄邦杰的《译艺谭》所作的序言中,张谷若曾引鹿柴氏之论画,把译艺比作画艺^[11]。在《维纳斯与阿都尼》的翻译中,他把绘画的原理凝聚于笔端,在叙述故事,描写典型环境,刻画人物等方面展示了高超的画艺。例如,维纳斯追求阿都尼,向其自夸美丽。维纳斯先质问阿都尼,说自己不是一个丑陋的老妇人,为什么要讨厌她:

(12) Were I hard-favour'd, foul, or
wrinkled-old,

Ill-nurtured, crooked, churlish, harsh
in voice,

O'erworn, despised, rheumatic, and
cold,

Thick-sighted, barren, lean, and
lacking juice,

Then mightst thou pause, for then I

were not for thee;

But having no defects, why dost
abhor me?^{[8]1196}

我若头秃脸麻,形容老丑,鸡皮
鹤发;

我若性情粗暴,行动乖戾,举止
欠雅;

患风湿,长癣疥,枯瘦干瘪,嗓音
粗哑;

千人厌,万人弃,先天不育,两眼
昏花;

那你退缩原也不差;因我和你本难
配搭。

但这既都不在话下,到底什么叫你
惊怕?^{[9]373}

维纳斯使用了一系列的形容词,假设了一个丑陋无比的老妇。张译调整了顺序,且使用包括结构相同的四字格连用、对偶、句式反复等,使句式整齐,结构匀称,节奏鲜明,刻画了老妇的容貌、性情、声音、举止、病态等等,描写细腻,栩栩如生。

再比如,诗中描绘阿都尼的马:现在这匹马,论起骨骼、色泽、气质、步伐,胜过普通马,像画家的马,胜过天生的马。张谷若则更像拿着“比天工还精巧伟大的画笔”,把这批骏马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

(13) Round-hoof, short-jointed, fet-
locks shag and long,

Broad breast, full eye, small head,
and nostril wide,

High crest, short ears, straight legs,
and passing strong,

Thin mane, thick tail, broad buttock,
tender hide;

Look, what a horse should have he
did not lack,

Save a proud rider on so proud a
back.^{[8]1198}

蹄子圆,骹骨短,距毛蒙茸、丛杂而
翩跹,

胸脯阔,眼睛圆,头颅小,鼻孔宽,呼
吸便,

两耳小而尖,头颈昂而弯,四足直而健,
鬣毛稀,尾毛密,皮肤光润,臀部肥

又圆;

看!马所应有的,他没有一样不具备
完全,

只少个骑马的人,高踞他阔背上的
华鞍。^{[9]381}

译诗把原诗中的形容词合成词,如“short-jointed”,和“形容词+名词”的结构,调整为汉语的“名词+形容词”的形容词谓语句,用工笔细描的笔法,把这匹马的各个部位一一绘出,把一匹骏马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柯尔律治评价莎士比亚的《维纳斯和阿都尼》一诗说:“要是没有对于自然界的生物的热爱,那么谁也不能把周围的世界观察得这么周密,这么热情、逼真、纤毫毕露地把外界的美丽描绘出来。”^{[10]38}张谷若的译诗可以说把莎士比亚的这一特点传译了出来。例如,诗中维纳斯以自己的身体来诱惑阿都尼。她说:“那我就是你的苑囿,你就是我的幼麋。”诗中这样描写这座苑囿:

(14) 'Within this limit is relief e-
nough,

Sweet bottom-grass, and high
delightful plain,

Round rising hillocks, brakes obscure
and rough,

To shelter thee from tempest and from
rain:

Then be my deer, since I am such a
park;

No dog shall rouse thee, though a
thousand bark.'^{[8]1197}

“这座园里水草又丰美,游息又
可意,

低谷有绿茵芊绵,平坡有密树阴翳,
丛灌蒙茸交叶暗,丘阜圆圆微坟起,

给你又遮断了狂风,又挡住了暴雨。
苑囿既然这样美,那你为什么不作

幼麋?

纵有千条犬吠声狂,都决不能惊扰
了你。”^{[9]378}

张译采用了具体化的翻译技巧,例如,“relief”一词,指的是“进食或寻找食物”,译文具体化为“水草又丰美”。此外调整了结构和顺序,使用了汉语的对称结构和叠词:低谷有绿茵芊绵,平坡有密树阴翳,丛灌蒙茸交叶暗,丘阜圆圆微坟起。译诗描绘出了风光秀丽的苑囿,隐喻了维纳

斯的美丽的身体。

在动态的描写方面,张译也表现出“以文绘画”的特征。例如上引例(3)第六诗节中,“她这样讲,并捉住他汗津津的手不放”,“叫她勇气勃勃地,把他从马上揪到地上”,以准确的动作描写,画出了爱欲驱动下的维纳斯用蛮力欲使阿都尼就范的情形。在上引例(8)第80诗节,通过增加叠词描写阿都尼的动作,刻画阿都尼拯救维纳斯的样子,表现阿都尼的单纯与善良。再比如,诗中描写阿都尼的马追求林中骡马,既有动作描写、外貌描写,也有心理刻画,把两匹马求爱的表现刻画得惟妙惟肖。限于篇幅,我们选取其中第52诗节:

(15) He looks upon his love, and
neighs unto her;

She answers him, as if she knew his
mind:

Being proud, as females are, to see
him woo her,

She puts on outward strangeness,
seems unkind;

Spurns at his love, and scorns the
heat he feels,

Beating his kind embracements with
her heels.^{[8]1198}

他朝着他的所爱斜视,冲着她长嘶。
她也长嘶回报,好像懂得他的心意;
又像一般女性,见他求爱,把脸
绷起,

故意作嫌恶的神气,假装狠心不理;
对他的爱情厌弃,把他炽盛的春情
鄙夷。

他从她后面拥抱她,她就用蹄子使
劲踢。^{[9]382}

生动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面对骏马的求爱,骡马欲迎还拒。张译不仅准确地抓住了两匹马的动作,也抓住了两匹马的心理,深刻而真实,可见译者观察生活周密细致。

四、语义:上下连贯

在语义方面,张译紧紧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选择词义。例如,诗中“lust”和“lustful”多次出现,一些与维纳斯有关,一些出现在阿都尼的话语中。与维纳斯有关的,译诗中词义的选择与其所

构建的维纳斯形象密切相关。例如:

(16) And govern'd him in strength,
though not in lust.^{[8]1195}

爱既无法使他就范,她就用力把他
控制。^{[9]369}

(17) And kissing speaks, with lustful
language broken,^{[8]1195}

...

她一边吻,一边把情话续续断断讲
起来。^{[9]369}

(18) Her face doth reek and smoke,
her blood doth boil,

And careless lust stirs up a desperate
courage;^{[8]1200}

...

她的脸腾腾冒热气,她的血滚滚沸。
不计一切的情欲,竟叫她放胆
畅为!^{[9]393-394}

关于莎士比亚此诗中的维纳斯形象,学者们历来存在争议:负面的观点认为,维纳斯没有一点女神的高贵典雅,没有女性的温柔羞涩,不再是爱与美的女神,而是情欲的化身^[11];正面的观点则积极地把维纳斯看作爱欲的化身,代表着激情和欲望^[12],是一个大胆、热情、执着地追求爱情的女性^{[13]96}。在张谷若的译诗中,维纳斯的形象被塑造成后者。张译在此三处分别使用“爱”“情话”和“情欲”,而没有选择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与译诗中维纳斯的整体形象是一致的。

“lust”出现在阿都尼反驳维纳斯的话语中,是作为“love”一词的对立而出现的:

(19) You do it for increase: O strange
excuse,

When reason is the bawd to lust's
abuse!^{[8]1202}

你说这是为生息繁育,这真是谬论
怪议。

这是给淫行拉纤撮合,却用理由来
文饰。^{[9]405}

(20) Call it not love, for Love to
heaven is fled,

Since sweating Lust on earth usurpt
his name;^{[8]1202}

...

“这不是‘爱’。因为自从世上的淫

奔不才，

硬把‘爱’的名义篡夺，‘爱’已往天上逃开。”^{[9]405}

(21) Love comforteth like sunshine
after rain,

But Lust's effect is tempest after sun;

Love's gentle spring doth always fresh
remain,

Lust's winter comes ere summer half
be done;

Love surfeits not, Lust like a glutton
dies;

Love is all truth, Lust full of forged
lies.^{[8]1202}

“‘爱’使人安乐舒畅，就好像雨后的太阳，

‘淫’的后果，却像艳阳天变得雨骤风狂；

‘爱’就像春日，永远使人温暖、新鲜、清爽，

‘淫’像冬天，夏天没完，就来得急急忙忙。

‘爱’永不使人餍，‘淫’却像饕餮，饱胀而死亡。

‘爱’永远像真理昭彰，‘淫’却永远骗人说谎。”^{[9]405}

在阿都尼的话语中，“lust”全部译成了“淫”，与“爱”相对。维纳斯给阿都尼讲道理，试图诱惑、劝服他接受自己的求爱，阿都尼反驳维纳斯的说教，表明了他不同意、不接受维纳斯的道理和劝告。因此，这些词义的选择紧扣阿都尼的观点和态度。

张译中围绕人物形象的构建选择一系列语义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彼此呼应，形成一个共同的语义场。以阿都尼的形象构建为例，莎士比亚把阿都尼塑造成了一个英俊的、带有阴柔美的少年。张谷若抓住了阿都尼形象的这一典型特征，选取了一系列通常用来描写女子的词汇。例如：在诗的开头，原诗使用“rose-cheek(3行)”这样的组合词来描写阿都尼，该词通常用来描写女性，表示阿都尼的阴柔美，张译使用“双颊绯红”，通常也用来描写女性。维纳斯夸赞阿都尼的美时，使用了“洁白胜过了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More white and red than doves or roses are)”，“娇红”一词，在汉语语言中通常用来描写女子。此外，张译使用了“香唇

(fair lips)、柔软温暖的酥胸(soft bosom)、倩影(beauty)、秀目(fair sight)、红似珊瑚的唇(sweet coral mouth)、醇如玉醴的气(heavenly moisture)、最秀美的过客(fairest mover)、柔嫩的手(soft hands)、甜美的唇(sweet lips)、秀色(sight)、秀美的好皮囊(the beauteous livery)、秀美的人物(face)”，等等。从这些词语的翻译来看，第一，在原诗中使用了一系列描写阿都尼美的词汇，张译也围绕他的阴柔美，选取相应的词汇来翻译。第二，增加了一些修饰成分，使部分词语带有阴柔的色彩。第三，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本来表示抽象或概括意义的词语采用具体化的翻译。例如：

(22) The tender spring upon thy
tempting lip

Shows thee unripe; yet mayst thou
well be tasted:^{[8]1196}

...

你迷人的嘴上黄毛嫩，说你还是
童孩。

但你却早就有秀色可餐，有英华
堪采。^{[9]373}

译诗使用具体化翻译，用两个四字格词语，“秀色可餐，英华堪采”来译“be tasted”，其中，“秀色可餐”通常用来形容女子姿容非常美丽。这些词语上下呼应，语义连贯，为读者勾勒出阿都尼的阴柔形象。

五、结语

张谷若先生在《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中明确提出，“原来是地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14]318}。从音、形和义三个维度来看，他在翻译《维纳斯与阿都尼》一诗时也坚持了“地道”的原则。为了达致与原诗同样的音乐效果，译诗运用同音、行内韵和尾韵等汉语语音手段，大量使用双声词、叠韵词以及叠词等。他根据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情感的变化，使用响亮程度不同的汉语词曲韵辙，使译诗读起来音声高低相和，富有节奏和韵味。他使用“以文绘画”的手法，通过具体化和增译等技巧，在故事叙事、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动作描写、心理刻画等方面都细腻、真实、生动、传神。译诗紧紧围绕形象构建选取词义，前后呼应，语义连贯。

张谷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文学的手段和特征，译诗有过度归化之嫌，但从译诗本身来看，

“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15]。研究张谷若所译《维纳斯与阿都尼》,无论是对张谷若翻译研究还是对莎士比亚翻译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补充和拓展。

参考文献:

- [1]孙迎春.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 [2]诸燮清,董象.辉煌艺术实践的前奏曲——论《维纳斯和阿都尼》[C]//贺翔麟,等.莎士比亚研究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 [3]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 [4]张泗洋.爱神的悲剧——读《维纳斯与阿都尼》札记[C]//张泗洋.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研究·演出·教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5]蒋显璟.英国人文主义的两朵奇葩——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马洛的《希洛与李安达》[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8(2).
- [6]熊辉.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J].广东社会科学,2014(3).

- [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诗歌全集[M].苏福忠,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
- [8]Shakespeare W.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M].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7.
- [9]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六)[M].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10]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董尼[M].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1]李世芹.《维纳斯与阿都尼斯》中的矛盾对立体剖析[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 [12]杜平,周维贵.男性话语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 [13]卢娅.古老神话的近代置换——读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董尼》[C]//佟立,韩之栋.莎士比亚文化艺术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 [14]张谷若.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C]//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15]施亮.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J].博览群书,2006(12).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Zhang Guruo'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Long Poem of *Venus and Adonis*

YIN Yant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William Shakespeare's long poem *Venus and Adonis* is characterized by gorgeous language, rhetoric, and elegant style. Adhering to the idiomatic translation principle, Zhang Guruo makes extensive use of devices of Chinese poetry and his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legant and imposing style. He uses homophones, internal rhyme and end rhyme, Chinese alliteration, assonance, overlapping words, etc. In particular, he uses rhyming schemes with high or low pitches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images, personalities, and emotions of characters, etc., making the poem rhythmic and charming. With the techniques of "painting by writing", concretization, and additional translation, his translation is exquisite, authentic, vivid, and expressive in narration, image shaping,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etc. In terms of meaning, the translation is coherent because he selects word meaning closely centering upon image construction. The study of Zhang Guruo's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is a significant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to studies of Zhang Guruo's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Key words: Shakespeare; *Venus and Adonis*; Zhang Guruo; translation; linguistic feature

(责任编辑 合壹; 实习编辑 王甜甜)